

隨園詩話

新式
標點
足本
隨園全集

杜就田署



隨園詩話卷一

倉山居士

古英雄未遇時，都無大志，非止鄧禹、希文、馬武、望督、鄧也。晉文公有妻有馬，不肯去齊。光武貧時，與李通、嚴光通租於嚴尤，尤奇而目之。光武歸，謂李通曰：「嚴公寧目君耶？」窺其意，以得嚴君一盼爲榮。韓蘄士爲小卒時，相士言其日後封王。韓大怒，以爲侮己，奮拳毆之，都是一般見解。鄂西林和公辛丑元日云：「攬鏡人將老，開門草未生。」詠懷云：「看去四十猶如此，便到百年已可知。」皆作郎中時詩也。玩其詞，若不料此後之出將入相者，及其爲七省經略，在金中丞席上云：「問心都是酬恩客，屈指誰爲濟世才。」登甲秀樓絕句云：「炊烟卓午散輕絲，十萬人家飯熟時。問訊何年招濟火，斜陽滿樹武鄉祠。」居然以武侯自命，皆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。張桐城和公，則自翰林至作首相，詩皆一格，最清妙者：「柳陰春水曲，花外暮山多。葉底花開

人不見，一雙蝴蝶已先知。臨水種花知有意，一枝化作兩枝看。」扈蹕云：「誰憐七十龍鍾叟，騎馬踏冰星滿天。」和皇上風箏云：「九霄日近增華色，四野風多仗寶繩。」押繩字韻，寄託遙深。

楊誠齋曰：「從來天分低拙之人，好談格調，而不解風趣，何也？格調是空架子，有腔口易摸，風趣專寫性靈，非天才不辦。」余深愛其言，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，格律不在性情外。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，率意言情之事，誰爲之格？誰爲之律？而今之談格調者，能出其範圍否？況皋禹之歌，不同乎三百篇國風之格，不同乎雅頌格，豈有一定哉？許渾云：「吟詩好似成仙骨，骨裏無詩莫浪吟。」詩在骨不在格也。

前明門戶之習，不止朝廷也，於詩亦然。當其盛時，高楊、張徐各自成家，毫無門戶一傳而爲七子再傳而

爲鍾譚爲公安，又再傳而爲虞山，率皆攻排詆呵，自樹一幟，殊可笑也。凡人各有得力處，各有乖謬處，總要平心靜氣，存其是而去其非，試思七子鍾譚若無當日之盛名，則虞山選列朝詩，時方將搜索於荒村寂寞之鄉，得半句片言，以傳其人矣。敵必當王，射先中馬，皆好名者之累也。

于耐圃相公構蔬香閣，種菜數畦，題一聯云：「今日正宜知此味，當年曾自咬其根。」鄂西林相公亦有菜園對聯云：「此味易知，但須綠野秋來種；對他有愧，只恐蒼生面色多。」兩人都用真西山語，而胸襟氣象，却迥不侔。

落第詩唐人極多，本朝程魚門云：「也應有淚流知己，只覺無顏對俗人。」陳梅岑云：「得原有命他休問，壯不如人後可知。」家香亭云：「共說文章原有價，若論僥倖豈無人？」又云：「愁看童僕淒涼色，怕讀親朋慰藉書。」王菊莊云：「親朋共恨登程日，鄉里先傳下第名。」皆可與唐人頡頏。然讀姚武功云：「須鑿燕

然山上石，登科記裏是閒名。」則爽然若失矣。讀唐青臣云：「不第遠歸來，妻子色不喜，黃犬恰有情，當門臥搖尾。」則吃吃笑不休矣。其他如「不辭更寫公卿卷，恰是難修骨肉書，失意雅不慊，見花如見仇，路逢白面郎，醉誇花滿頭，枉坐公車行萬里，譬如開看華山來，鄉連南渡思菰米，淚滴東風避杏花。」俱妙。

余作詩，雅不喜疊韻和韻，及用古人韻，以爲詩寫性情，惟吾所適，一韻中有千百字，憑吾所選，尙有用定後，不愜意而別改者，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爲之？既約束，則不得不湊拍，既湊拍，安得有性情哉？莊子曰：「忘足履之適也。」余亦曰：「忘韻詩之適也。」

常州趙仁叔有一聯云：「蝶來風有致，人去月無聊。」仁叔一生只傳此二句。某擬古云：「莫作江上舟，莫作江上月，舟載人別離，月照人離別。」其人一生所傳，亦只此四句。

金聖歎好批小說，人多薄之，然其宿野廟一絕云：「衆響漸已寂，蟲蟲於佛面飛，半窗關夜雨，四面掛僧衣。」

「殊清絕」

孔東堂演桃花扇曲本，有詩集若干，佳句云：「船衝宿鷺排橋起，燈引秋蚊入帳飛。」其他首未能稱是。嵩亭上人題活埋菴云：「誰把菴名號活埋，令人千古費疑猜。我今豈是輕生者，只爲從前死過來。」周道士鶴雛有句云：「大道得從心死後，此身誤在我生前。」兩詩於禪理俱有所得。

乾隆丙辰，余二十一歲，起居叔父於廣西撫軍金震方先生，一見有國士之目。特疏薦博學宏詞，首敘年齒，再夸文學，并云：「臣朝夕觀其爲人，性情恬淡，舉止安詳，國家應運生才，必爲大成之器。」一時司道爭來探問，公每見屬吏談公事外，必及余之某詩某句，津津道之，并及其容止動作。余在屏後聞之，竊喜，探公見客，必隨而竊聽焉。呈七排一首，有句云：「萬里闕前修薦表，百官座上嘆文章。」蓋實事也。公有詩集數卷，歿後無從編輯，僅記其答幕友祝壽云：「浮生虛逐黃雲度，高士羣歌白雪來。」題八桂堂云：「盡日天香生畫戟，

有時鶴雛到匡牀。」想見撫粵九年，政簡刑清光景。

己未朝考題是賦得「因風想玉珂」，余欲刻畫想字，有句云：「聲疑來禁院，人似隔天河。」諸總裁以爲語涉不莊，將置之孫山。大司寇尹公與諸公力爭曰：「此人肯用心思，必年少有才者，尙未解應制體裁耳。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習也。倘進呈時，上有駁回，我當獨奏。」羣議始息，余之得與館選，安尹公知從此始。未幾上命公教習庶吉士，余獻詩云：「琴瑟已成焦尾斷，風高重轉落花紅。」

尹文端公總督江南，年纔三十，人呼小尹。海寧詩人楊守知字次也，康熙庚辰進士，以道員挂誤，候補河南年七十矣。尹知爲老名士，所以獎慰之者甚厚。楊喜自指其鬢嘆曰：「蒙公盛意，惜守知老矣。」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」公應聲曰：「不然，君獨不聞『天意憐幽草，人間重晚晴』乎？」楊駭然出語，人曰：「不謂小尹少年科甲，竟能吐屬風流。」

尹文端公好和韻，尤好疊韻，每與人角勝，多多益

善。庚辰十年，爲勾當公事，與嘉興錢香樹尚書相遇蘇州，和詩至十餘次。一時材官僕從，爲送兩家詩，至於馬疲人倦，尚書還嘉禾，而尹公又追寄一首，挑之於吳江。尚書覆札云：「歲事匆匆，實不能再和矣。頗公偏告同人，說香樹老子戰敗於吳江道上，何如適枚過蘇，見此札，遂獻七律一章，第五六云：『秋容老圃無衰色，詩律吳江有敗兵。』公喜，從此又與枚疊和不休，押兵字有「消寒須用美人兵，莫向牀頭笑曳兵」之句，蓋探枚方娶妾故也，其好諧謔如此。己卯八月，枚江北穫稻歸，飲於公所，酒畢與諸公子夜談，公從後堂札示云：「山人在外初回，家姬必多相憶，盍早歸乎？」余題札後云：「夜深手札出深閨，勸我新歸應早回，自笑公門嬾桃李，五更結子要風催。」除夕公賜食物，枚以詩謝，末首云：「知公得韻便傳箋，倚馬才高不讓先，今日教公輸一著，新詩和到是明年。」公見之大笑。

託家宰庸字師健，作江寧方伯時，潘明府涵極言公風雅，強余入謁，果一見如平生懽，讀其送人赴陝詩

云：「潞河冰合悲風生，欲曙不曙烏飛鳴，寒山歷歷路不盡，班馬蕭蕭君獨行，公孫閣下正延士，博望關西方用兵，北去知君未即返，月明空有相思情。」音節可愛，遂獻公二律，前四句云：「七十神仙海鶴姿，六年人悔見公遲，學窮宋理談偏妙，詩合唐音自不知。」次日公過訪隨園，坐定忽正色曰：「吾欲借君一貴重之物，未知肯否？」余愕然問何物，公笑出袖中和韻詩，第二句仍是「六年人悔見公遲」七字，彼此惺然，兩人詩都遺失，余只記押心字韻，尹和國和云：「若非元老憐才意，爭動閒雲出岫心。」

以昌黎之崛強，宜鄙俳諧矣，而滕王閣序曰：「得附三王之末，有榮耀焉。」以杜少陵之博大，宜薄初唐矣，而詩曰：「王楊盧駱當時體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。」以黃山谷之奧峭，宜薄西言矣，而詩云：「兀之如砥柱，大年若霜鵠，王楊立本朝，與世作鄢郢。」今人未窺韓柳門戶，而先掃六朝，未得李杜皮毛，而已輕溫李何韓柳之多也。

「懷仁輔義天下悅，阿諛順旨要領絕。」子陵語也。「崇山幽都何可偶，黃鉞一下無處所。」光武語也。兩人同學，古言語相同，皆七古中硬句。

古無類書，無志書，又無字彙，故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干，言鳥則若干，必待搜輯羣書，廣採風土，然後成文。果能才藻富麗，便傾動一時，洛陽所以紙貴者，直是家置一本，常類書郡志讀耳。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。今類書字彙無所不備，使左思生於今日，必不作此種賦，即作之不過翻摘故紙，一二日可成，而抄誦之者亦無有也。今人作詩賦而好用雜事僻韻，以多爲貴者，誤矣。

樂府二字，是官監之名，見霍光張放兩傳。其君馬黃臨高臺等樂章，久矣失傳。蓋因樂府傳寫大字爲辭，細字爲聲，聲詞合寫，易至舛誤。是以曹魏改將進酒爲平關中上之回，爲克官渡共十二曲，亦不襲漢。晉人改思悲翁爲宣受命，朱鸞爲靈之祥，共十二曲，亦不襲魏。唐太白長吉知之，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己詩。少陵張王元白知之，故自作己詩，而創爲新樂府。元稹序杜詩言

之甚詳。鄭樵亦言今之樂府，崔豹以義說名，吳兢以事解目，與詩之失傳一也。將進酒而李餘乃序烈女出門行，而劉猛不言別離秋胡行，而武帝云「晨上散關山，此道當何難」，皆與題無涉。今人猶貿貿然抱樂府解題爲祕本，而字摹句倣之，如畫鬼魅，鑿空無據，且必置之卷首，以撐門面。猶之自標門閥，稱乃祖乃宗，絕大官銜，而不知其與己無干也。

左氏鄭伯享趙孟於垂隴，七子賦詩，伯有賦鶉奔奔，趙孟斥之曰：「牀第之言不踰閭，非使人之所聞也。」然則其他之賦，野有蔓草，有女同車，及蔣兮者，其非淫奔之詩明矣。

庚字古音同岡，故字法康從庚，漢以前無讀義者。慶字古音同光，漢以前無讀聲者。令字古音同連，入先仙韻，轉去聲作戀，漢以前無讀靈者。文選詩有五韻七韻者，李德裕所謂意盡而止，成篇不拘於雙偶也。

陸放翁「燒灰除菜蝗」，蝗字作仄聲。徐騎省「

莫折紅芳樹，但知盡意看。」但字作平聲。李山甫赴舉別所知詩：「黃祖不憐鸚鵡客，志公偏賞麒麟兒。」麒麟字作仄聲。王建贈李僕射詩：「每日城南空挑戰。」挑字作仄聲。贈田侍中：「綠窗紅燈酒。」燈字作仄聲。皆本自香山之以司爲四，琵琶別，凝脂爲佞。「紅橋三百九十橋」十字讀謚也。韓愈岳陽樓詩：「宇宙隘而妨。」妨作訪音。東都詩：「新輩只朝評。」評作病音。元稹東南行百韻詩：「徵俸封魚租。」封音俸。唐詩：「一生長苦節，三省詎行怪。」怪音乖。嶺南詩：「聯遊虧片玉，洞照失明鑒。」鑒音間。夜池詩：「高屋無人風張帳。」張音丈。「苦思正旦，酌白雪，閒觀風色動青旂。」正旦讀作眞丹。又白居易和令狐相公詩：「仁風扇道路，陰雨膏閭閻。」扇平聲。李商隱石城詩：「簾冰將飄枕，簾烘不隱鈞。」自註冰去聲。龜蒙包山詩：「海客施明珠，湘蕤料淨食。」自註料平聲。朱竹垞山塘紀事詩：「殷勤短主簿，端笏立階階。」階音徂。杜少陵用中興中酒王氣貞觀等字，忽平忽仄，隨其所便。大抵

相如之相，燈檠之檠，親迎之迎，親家之親，寧馨之馨，蒲桃之蒲，鄼侯之鄼，馬援之援，別離之離，急難之難，上應之應，判捨之判，量移之量，處分之分，范蠡之蠡，福衡之福，伍員之員，皆平仄兩用。

宋人雪詩：「待伴不嫌鴛瓦冷，羞明常怯玉鉤斜。」已新矣。鄭所南雪詩：「搥戰素手自相敵，酒潮上臉紅不鮮。」更新。蕭德藻梅花詩：「湘妃危立凍蛟背，海月冷掛珊瑚枝。」已新矣。徐巢友梅詩：「過牆新水瀟眠鶴，壓屋冷雲眠定僧。」更新。

三餘編言詩家使事，不可太泥。自傅長恨歌：「峨嵋山下少人行。」明皇幸蜀，不過峨嵋。謝宣城詩：「澄江淨如練。」宣城去江百餘里，縣治左右無江。相如上林賦：「八川分流，長安無八川。」嚴冬友曰：「西漢時長安原有八川，謂涇、渭、灊、澧、滽、沔、沔、沔也。至宋時則無矣。」

人稱才大者，如萬里黃河，與泥沙俱下。余以爲此竊才，非大才也。大才如海水接天，波濤浴日，所見皆金銀宮闕，奇花異草，安得有泥沙汚人眼界耶？或曰：「詩

有大家，有名家，大家不嫌龐雜，名家必選字酌句。余道作者自命，當作名家，而使後人置我於大家之中，不可自命爲大家，而轉使後人屏我於名家之外。常規蔣心餘太史云：「君切莫老手類唐才人膽大也。」心餘以爲然。

凡神廟扁對，難其用成語而有味。或造倉頡廟求扁，侯明經嘉縉提筆書「始制文字」四字，人人叫絕。或求戲臺對聯，姚念茲集唐句云：「此曲祇應天上有，斯人莫道世間無。」又張文敏公戲臺集宋句云：「古往今來只如此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」蘇州戲館集句云：「把往事今朝重提起，破工夫明日早些來。」俱妙。或題諸葛廟用「丞相祠堂」四字，亦雅切。

余不喜黃山谷詩，而古人所見有相同者。魏泰譏山谷得機羽而失鵬鵬，專拾取古人所吐棄不屑用之字，而矜矜然自炫其奇，抑末也。王介州曰：「以山谷詩爲瘦硬，有類驢夫脚跟，惡僧藜杖。」東坡云：「讀山谷詩，如食蠟蟬，恐發風動氣。」郭功甫云：「山谷作詩必

費如許氣力，爲是甚底？」林艾軒云：「蘇詩如丈夫見客，大踏步便出去；黃詩如女子見人，先有許多妝裹作相。此蘇黃兩公之優劣也。」余嘗比山谷詩，如果中之百合，蔬中之刀豆也，畢竟味少。

徐凝詠瀑布云：「萬古常疑白練飛，一條界破青山色。」的是佳語，而東坡以爲惡詩，嫌其未超脫也。然東坡海棠詩云：「朱唇得酒暈生臉，翠袖捲紗紅映肌。」似比徐詩更惡矣。人震蘇公之名，不敢掉罄此應邵所謂隨聲者多，審音者少也。

某孝廉有句云：「立誓乾坤不受恩。」蓋自矜風骨也。余不以爲然，寄書規之云：「人在世間，如何能不受人恩？古人如陶靖節之高，而以乞一頓食，至於冥報相貽。杜少陵以稷契自許，而感孫宰存卹，至於願結弟昆。范文正公是何等人，而以晏公一薦故，終身執門生之禮。蓋太上貴德，其次務施報。聖人之所不諱也。若商賈意太史之詩則不然，曰：「名心未了難遺世，晚景無多怕受恩。」蔣荏生太史之詩亦不然，曰：「不是微禽

敢辭惠，只愁無處覓金環。此皆不立身分，而身分彌高。」

山陰胡天游雅威，以曠代才，受知於大宗伯任香谷先生，其待之之厚，不亞於令狐相公之待王溪生也。館於其家。八月五日，宗伯指庭前蒲萄曰：「彼實垂垂矣，若能以儕淮險韻，刻劃其狀，當令某伶進酒爲權。」雅威刻燭二寸，成四十韻，其警句云：「一樹微藏曉添幽，得小齋擎藤高屋起，縛架碧霄排翻水層篩網，行天爪擲斂枚驚千釘錯，結古百繩偕見擬通身騰，環雕出目蛙巧懸漚泡住，危累彈丸佳多覺欺憐聚貧猶敵庾，鮭粉粘雲母，風光逼水晶，措軟謝金刀，切津宜貝齒，潛人窺雨餘館涼，破日斜階寒，別關門遠，肥憐壤性乖，豈知根入寒，不比橘踰淮。」一時傳誦。後乾隆辛卯冬日，嚴冬友侍讀在沈學士雲椒席上，偶談及雅威，以險韻詠蒲桃事。沈因指席間橄欖，命其門人陳梅岑云：「汝能以十三覃韻賦此乎？」陳卽席成二十韻，警句云：「青子當秋熟，評芳自嶺南，嘉名忠可喻，真意諫同參，種

類炎方別，林園壯月探，陰還連野屋，高欲逼層嵐，摘去梯難架，收來杖易擔，求溫憑簞裹，致遠藉筒函，買或論千百，臂應只二三，鑿眉今莫訴，苦口舊曾諳，細共檳榔嚼，香逾葑蔻含，討尋偏耐久，風格在回甘，核試花生樹，仁挑粟綴簪，幸登君子席，佳話並傳柑。」余亦在席上，命門人楊蓉裳仿之，詠錢云：「魚伯飛來後，平添利海波，斷銅耶水曲，鑄幣歷山阿，輕影翻鯨甲，花紋皺鳳羅，五銖工剪鑿，四柱細摩挲，輪郭分烏漚，文章備隸蝌，好從牀脚繞，誰向夢中磨，廟庫懸標榜，吳宮衛甲戈，營中贖才士，帳下買青娥，藏處同牛吼，行來倩馬馱，無緣休慕孔，有癖定歸和，積窖千緡朽，當筵一擲多，裁皮嗤大業，朝葉記開婆，只我偏窮薄，終年嘆轅軻，逐貧空有賦，得寶不成歌，壁立已如此，囊空將奈何，畫叉三十塊，掛壁羨東坡。」陳楊二君，年未弱冠。

方望溪刪改八家文，屈翁翁改杜詩，人以爲妄，余以爲八家少陵復生，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，必有反覆辨論而不遵其改者，要之扶摘於字句間，雖六經

頗有可議處，固無勞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。

余甲戌春往揚州，過宏濟寺，見題壁云：「隨著鐘聲入梵宮，憑誰一喝耳雙聾！杌櫌不解無言旨，孤負拈花一笑中。」山水爭留文字緣，脚跟猶帶九州烟。現身莫問三生事，我到人間廿四年。」末無姓名，但著「生」二字。余錄其詩，歸訪年餘，熊滌齋先生告以「若生」姓蔣，名士銓，江西才子也，且爲通其意。若生乃寄余詩云：「鴻爪春泥迹偶存，三生文字繫精魂。神交豈但同傾蓋，知己從來勝感恩。」已而人丁丑翰林，假歸僑寓金陵，與余交好。壬申春，余過良鄉，見旅店題詩云：「滿地榆錢莫療貧，垂楊難繫轉蓬身。離懷未飲常如醉，客邸無花不算春。欲語性情思骨肉，偶談山水悔風塵。謀生消盡輪蹄鐵，輸與成都賣卜人。」末亦無姓名，但書「策村」二字。余和其詩：「有好疊花箋抄稿去，天涯沿路訪斯人。」之句。隔十三年，勞宗發觀察來江南，云：「渠幸良鄉時，見店壁有此二詩，爲館欵差故，主人將坊去，心甚愛之，抄詩請於制府方敏愨公，方亦欣賞，諭令勿坊。」然

彼此不知，筆村何許人？壬辰在梁瑤峯方伯署中，晤簪村，方知姓陶，名元藻，會稽諸生也。以此語告陶，陶感三人之知己，而傷方勞二公之已亡，重賦云：「匹馬曾從燕，燕趨橋霜店。月已模糊，人如曠世星難聚。詩有同聲，德末孤，自笑長吟忘歲月。翻勞相訪徧江湖，秦淮河上敦槃會。應識今吾，卽故吾。三間老屋夕陽，邸底事高軒過此門。飛蓋翠搖新隴墨，華燈紅照舊題痕。不教畫墁傭奴易，便勝紗籠佛殿尊。惆悵憐才青眼客，幾番剪紙爲招魂。」

本朝王次回雨集，香奩絕調，惜其只成此一家數耳。沈歸愚尙書選國朝詩，擯而不錄，何所見之狹也。嘗作書難之云：「關雎爲國風之首，卽言男女之情，孔子刪詩亦存鄭衛，公何獨不選次回詩？」沈亦無以答也。唐李飛鵬元白詩纖豔不逞，爲名教罪人，卒之千載而下，知有元白，不知有李飛。或云：「飛此言見於杜牧集中，牧祖佑年老不致仕，香山有時議之，故牧假飛語以詆之耳。」

金戲刻一私印，用唐人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句，某尚書過金陵，索余詩冊，余一時率意用之，尚書大加訶責，余初猶遜謝，既而責之不休，余正色曰：「公以爲此印不偷耶？在今日觀，自然公官一品，蘇小賤矣，誠恐百年以後，人但知有蘇小，不復知有公也。」一座愕然。

高文良公夫人，名琬，字季玉，蔡將軍毓榮之女，尚書珽之妹也。其母國色，相傳爲吳宮舊人。夫人生而明豔，嫺雅能詩。公巡撫蘇州，與總督某不合，屢爲所傾，而公卓然孤立，詠白燕詩五句云：「有色何曾相假借。」沉思未對，適夫人至，代握筆曰：「不羣仍恐太分明。」蓋規之也。夫人博極羣書，兼通政治，文良公之奏疏文檄等作，每與商定。詩集不傳，記其詠九華峯寺云：「羅壁松門一徑深，題名猶記舊鋪金。苔生塵鼎無香火，經鉢僧廚有蠶蟬。赤手屠鯨千載事，白頭歸佛一生心。征南部曲今誰是？剩有枯禪守故林。」此爲其父平吳逆後，獲咎歸空門而作也。

宋荃詩話：白太傅在杭州憶妓詩，多於憶民

詩，此苛論也，亦腐論也。關雎一篇，文王輟軒反側，何以不憶王季太王？而憶淑女耶？孔子厄於陳，蔡何以不思魯君面思及門耶？

詩人陳製錦字組雲，居南門外，與報恩寺塔相近。樊明徵秀才贈詩云：「南郊風物是誰真？不在山巔與水濱。仰首陸離低首誦，長十一塔一詩人。」陳嫌不佳，余曰：「渠用意極妙，情未醒耳。若改仰首欲攀低首拜，則精神全出，僅易三字耳。」陳爲雀躍。樊博學好古，精篆隸之學，余所得兩漢金石文字，皆所贈也。卒後，余挽聯去：「地下又添高士伴，生前原當古人看。」

靖逆侯張勇，字非熊，國初定鼎，卽仗劍出關，求見英王，王大奇之，提督甘肅，知吳三桂將反，命子雲翼間道入都，首發其奸，聖祖親解御袍賜之，功成後設襄壯相傳其封公夢。夏侯惇而生，侯薨後，葬墳掘地，得夏侯碑，亦一奇也。性好吟詩，過峽峒云：「蚩尤戰後久消兵，此處猶存訪道名。萬里山河塵不起，松風常帶鳳鸞聲。」

人謀事久而不得，則意思轉淡。何士鵬秀才感懷云：「身非無用貧，偏暇事到難圖念轉平。」真悟後語也。其他如「貧猶買笑爲身累，老尙多情或壽徵」，書因補讀隨時展，詩爲留刪盡數抄，皆不愧風人之旨。歿後余聞信飛遣人到其家，搜取詩稿得三百餘首，爲付梓行世，板藏隨園。

余宰沭陽時，淮安諸生呂文光館於沭之吳姓家。其弟子某赴童子試，呂爲代倩文字，被余偵獲，愛其能文，不加之罪，且延爲西席，以姨妻之。和余春草云：「綿力漫言承露薄，靈根自信濟人多。」又云：「託根何必蓬萊上，得氣均沾雨露中。」余笑曰：「此縣令詩，不能作翰林者。」已而果中辛未進士，出知滑縣。

江西魏允迪字懋堂，豪邁不羈，官中書侍讀，以撫軍公子而家資散盡，因之失官。詠山中積雪云：「寂寞山涯更水落，漫天匝地白如銀。」前村報道溪橋斷，可喜難來安債人。干霄篁竹翠盈眸，雪壓風欺撲地愁。莫訝此君無勁節，一經淪落也低頭。」又出門云：「憑著牽

衣兒女送，只揮雙淚不回頭。」讀之令人神傷，與余同召試友也。

蘇州昇山橋者最狹狹，遊冶少年多與錢，則遇彼姝之車，故意相撞，或小停頓。商賈意先生有詩云：「直得與夫爭道立，翻因小住飽看花。」虎邱山坡五十餘級，婦女坐轎下山，心怯其墜，往往倒擡而行，匍步江竹枝云：「妾自倒行郎自看，省郎一步一回頭。」

李義山詠柳云：「堤遠意相隨。」真寫柳之魂魄，與唐人「山遠始爲客，江奔地欲隨」之句，皆是嘔心鍊骨而成。粗才每輕輕讀過，吳竹橋太史亦有句云：「人影水中隨。」

陸魯望過張承吉丹陽故居，言祐善題目佳境，言不可刊置別處，此爲才子之最也。余深愛此言，自古文章所以流傳至今者，皆即情景如化工肖物，著手成春，故能取不盡而用不竭。不然一切語古人都已說盡，何以唐宋元明才子輩出，能各自成家，而光景常新耶？即如一客之招，一夕之宴，開口便有一定分寸，貼切此

人此事，絲毫不容假借，方是題目佳境。若今日所詠，明日亦可詠之，此人可贈他人，亦可贈之，便是空腔虛套，陳腐不堪矣。尹文端公在制府署中，冬日招蔣兩太史及余飲酒，曰：「今日席上皆翰林同衙門各賦一詩。」蔣詩先成，首句云：「卓午人停問字車。」公笑曰：「此教官請客詩也。」奉權不肯落筆，余亦知難而退，公不許，乃呈一律云：「小集平泉夜舉觴，春風座上不知霜。偶然元老開東閣，難得羣仙共玉堂。」公大喜曰：「開口已包括全題，白傳夸劉禹錫金陵懷古詩，前四句已探驪珠，此之謂矣。」

余每作詠古詠物詩，必將此題之書籍，無所不搜，及詩之成也，仍不用一典，常言人有典而不用，猶之有權勢而不逞也。

熊掌豹胎，食之至珍貴者也，生吞活剝，不如一蔬一笋矣。牡丹芍藥，花之至富麗者也，剪綵爲之，不如野蓼山葵矣。味欲其鮮，趣欲其真，人必知此，而后可與論詩。

襄勤伯鄂公容安，好吟詩，如有宿悟。竹林寺云：「初地相逢人似舊，前身安見我非僧。」悼亡云：「傷心最是懷中女，錯認長眠作暫眠。」

記曰：「學然後知不足。」可見知足者皆不學之人，無怪其夜郎自大也。鄂公題甘露寺云：「到此已窮千里目，誰知纔上一層樓。」方子雲偶成云：「目中自謂空千古，海外誰知有九州。」

昔人言白香山詩無一句不自在，故其爲人和平樂易。王荊公詩無一句自在，故其爲人拗強乖張。愚謂荊公古文直逼昌黎，宋人不敢望其肩項，若論詩則終身在門外，尤可笑者，改杜少陵「天闕象緯逼爲天闕象緯逼」，改王摩詰「山中一夜雨爲一半雨」，改把君詩「過日爲過日」，關山同一照爲同一點，皆是點金成鐵手段。大抵宋人好矜博雅，又好穿鑿，故此種剝肉生瘡之說不一而足。杜詩「天子呼來不上船」，此指明皇白龍池召李白而言，船舟也。明道雜記以爲船衣領也，蜀人以衣領爲船，謂李白不整衣而見天子也。青蓮雖狂，不應若是。

之安。東坡亦壁賦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適，適閒適也。羅氏拾遺以爲當是食字，引傷書以睡爲食，則與上文文義平險不倫。東坡雖倣佛，必不自亂其例。杜詩「王母晝下雲旗翻」，此王母兩王母也。清波雜志以王母爲鳥名，則與雲旗杳無干涉。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，此落霞雲霞也，與孤鶩不類而類，故見妍妙。吳興車始以落霞爲飛蛾，則蟲鳥並飛，味同嚼蠟。杜牧阿房宮賦，未雲何龍，用易經雲從龍，也是齋日記以爲用左氏龍見而雲，宮中非零祭地也。文選「詩挂席拾海月」，妙在海月之不可拾也。註選者必以月海爲蚌蟾之類，則作此詩者不過一摸蚌翁耳。少陵詩「無風雲出塞，不夜月臨關」，其妙處在無風而雲，不夜而月，故也。註杜者以不夜無風爲地名，則何地無雲，何地無月，何必此二處纔有風月耶？三峽星河影動搖，卽景語也。註杜者必引天官書星動爲用兵之象，未必太平時星光不動也。宋子京手抄杜詩，改握節漢臣歸爲禿節禿字，不如握字之有神也。劉禹錫漢西詩，春水縠紋生，明是春

水方生之義，而晏元獻以生爲生熟之生，豈纖綺縠者，定用生絲，不用熟絲耶？東坡雪詩「用銀海玉樓」，不過言雪色之白，以銀玉字樣襯託之，亦詩家常事。註蘇者必以爲道家肩目之稱，則當下雪時，專飛道士家，不到別人家耶？明道雜志云「坡詩客行萬里半天下，僧臥一菴，初白頭，黃元以爲白字不可對天字，遂妄改爲日字，對則工矣，其如初日頭三字文理不通」。袁瓊秋日詩「芳草不復綠，王孫今又歸」，此王孫公子王孫之稱也。宋人云王孫蟋蟀也，引詩緯云「楚人名蟋蟀爲王孫」，又以爲猿引柳子厚憎王孫爲證。博則博矣，意味索然。冷齋夜話云「太白詩昔作夫容花，今爲斷腸草，本陶宏景仙方註，斷腸草一名夫容故也，乃知詩人無一字閒話」，方密之笑曰「太白冤哉，草不妨同名，詩人何心作藥師父耶」，凡此種種，其病皆始於鄭康成，康成註毛詩「美目清兮，目上爲明，目下爲清，然則美目盼兮，盼又是何物」，註亦既觀止，爲男女交媾之嫌。註五日爲期，爲妾年未五十，必與五日之御，五日不

御故思其夫，註胡然而天，胡然而帝，便是靈威，仰赤燁怒，託言從之，遂言將自殺以從之，其迂謬已作俑矣。

堯之時，老人擊壤，壤十也。周處風土記則曰：「壤以木爲之，長三尺四寸。」引皇甫元晏十七歲，與從姑子擊壤於路，爲證。不知堯之時，安得有木壤？果有之，又何得歷夏商周而不一見於詠樂耶？要知周處風土記亦宋人僞作。

本朝有某孝廉獻吳逆詩云：「力窮楚覆求秦救，心死韓亡受漢封。」聖祖愛其巧於用典，遣人訪之。其人逃，余以爲此傲宋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也。其詞云：「孔子從佛肸之召，卒爲魯周紀信乘漢王之車，將以誑楚。」可謂善於文過者。

有妓與人贈別云：「臨歧幾點相思淚，滴向秋階發海棠。一情語也而莊，孫服太史贈妓云：「憑君莫拭相思淚，留著明朝更送人。」說破轉覺囁嚅。修法海弔琵琶亭云：「司馬青衫何必濕，留將淚眼哭蒼生。」一般殺風景語。

有人哭一顯者云：「堂深人不知何病，身貴醫爭試一方。」說盡貴人患病情狀。

吾鄉陳星齋先生題畫云：「秋似美人無礙瘦，山如好友不嫌多。」江陰翁徵士朗夫尚湖晚步云：「友如作畫須求淡，山似論文不喜平。」二語同一風調。

本朝開國時，江陰城最後降，有女子爲兵卒所得，給之曰：「吾渴甚，幸取飲可乎？」兵憐而許之，遂赴江死。時城中積屍滿岸，穢不可聞，女子嚙指血題詩云：「寄語路人休掩鼻，活人不及死人香。」

同徵友萬柘坡光泰，精於五七古，程魚門讀之，五體投地，近體學宋人有晦澀之病。陳古漁專工近體，宗七子，故聞魚門贊萬詩大相抵牾。余爲作跋釋兩家之憾，且摘柘坡近體之佳者以曉古漁。其題開元寺云：「古樹鳥巢密，疏寮客到稀。鈴空隨瓦墜，碑斷入牆填。」方鏡云：「自笑相逢同柄鑿，封侯誰有面如田。」金鰲王煉橋云：「曉來濃翠東西映，也算蛾眉對仗班。」陳乃折服。

余長姑嫁慈溪姚氏，姚母能詩，出外爲女傅。康熙間，某相國以千金聘往教女公子，到府住花園中，極珠簾玉屏之麗，出拜兩姝，容態絕世，與之語，皆吳音，年十六七，學琴學詩，頗聰穎，夜伴女傅眠，方知待年之女，尚未待寢於相公也。忽一夕，二女從內出，面微紅，問之曰：「堂上夫人賜飲。」隨解衣寢，未二鼓，從帳內躍出，搶地呼天，語啾啾不可辨，顧仆片時，七竅流血而死。蓋夫人賜酒時，業已酖之矣。姚母跟蹤棄資裝，即夜逃歸。常告人云：「二女年長者尤可惜，有自嘲一聯云：『量淺酒痕先上面，興高琴曲不和絃。』」

詠物已難，而和前人之韻，則更難。近惟陳其年之和王新城秋柳奇麗川方伯之和高青邱梅花，能不襲舊語，而自出新裁。陳云：「盡日郵亭挽客衣，風流放誕是耶非？將軍營裏年光晚，京兆街前信息稀。愁黛忍令秋水見，柔條任與夜烏飛。舞腰女伴如相憶，爲報飄零顚已違。鵝黃搖就便相憐，記得金城幾樹烟。未到阿那先麗數，任爲拋擲也纏綿。由來春好惟三月，待得花開

又一年。此日秋山太迢遞，株株搖落畫樓邊。」又云：「似爾陌頭還拂地，有人樓上怕開箱。」俱妙。方伯云：「枝頭何處認輕痕？霜亦精神雪交溫。一徑曉風尋舊夢，半林寒月失孤村。吟情欲鍊水爲句，離恨難招玉作魂。寄語溪橋橋上客，莫從香裏誤柴門。」點額誰教入漢宮，凍雲合處路難通。臚臚照去月疑落，瓣瓣學來雪又空。無夢不隨流水去，有香只在此山中。松間竹外誰知己？地老天荒玉一叢。」又云：「珊瑚仙骨誰能近？字與林家恐未真。隴首祇今春意薄，山中自昔故人稀。」其高淡之懷，梅花有知，當呼知己。

康熙間于清端公總督江南，舉其族弟襄勤公來守江甯，二人俱名成龍，不以爲嫌，且俱以清節卓行，名震海內。洵聖朝佳話也。襄勤巡撫京畿，不避權貴，故演戲者有紅門寺誅姦僧一節，事雖附會，非無因也。其孫紫亭先生名宗瑛者，甲戌翰林，人品高逸，善畫工詩。余戊申遊虞山，紫亭之子靜夫明府適宰昭文，以來鶴堂詩見示，如題畫云：「寒聲兩岸蟲，秋懷千頃秋。雨斷月

初明孤篷猶滴瀝。」遊馬氏園云：「隔樹未知處，綠溪已到門。」折杏花贈某云：「燈紅人影搖芳樹，手動花陰落滿身。」歸車云：「急雨驚風翻碧沼，歸雲學水亦東流。」皆超越元著，不食人間烟火靜夫云：「清端襄勸二公，亦有詩集他日檢出，爲余寄來。」

李尚書雍熙學道散遣歌姬，王西樵實以詩云：「聽歌會入忘憂界，不應忽縛枯禪戒，未是香山與病綠，何妨樊子同春在。」安石攜妓自不凡，處仲開閣終無賴，誰爲公畫此筆者？狂奴恨不鞭其背。」阮亭亦云：「萬種心情消未盡，忍辭駱馬遺楊枝。」余惜秦少游未聞此書。

江西某太守將伐古樹，有客題詩於樹云：「遙知此去棟梁才，無復清陰覆綠苔。只恐月明秋夜冷，誤他千歲鶴歸來。」太守讀之，愴然有感，乃停斧不伐。

南宋宮嬪墓在越中者甚多，屬湖之濱，獅山之側，墓址可識者二十四處，俗傳廿四堆是也。山陰邵董畦先生詩云：「湖屬湖水瑩如鏡，照出興亡事可哀。二十

四堆春草綠，錢塘風雨翠華來。」綽有深情。先生尤長五言，詠濟南跑突泉云：「倒翻廬阜瀑，長湧浙江潮。」一時諸名士爲之擱筆。又有句云：「溪澗花影綢山靜，屐聲孤。」

江南黃梅時節，潮濕可厭。徐金粟云：「不待雨來先地濕，並無雲處亦天低。」

丁巳前輩沈雲蜚先生館選後，乞假歸娶。逾年入都，以習國書，故就屋隣余，欲彼此宣究。未半年以瘵疾亡，余入奠，見紙墨叢殘，家僮殯殮，爲之泣下，哭以四絕句。五十年來，全不省記，忽內子誦之琅琅，乃追錄之以存其人。詩云：「仙山樓閣本茫茫，容易青年到玉堂。底事曇花纔一現，已蒙上帝遣巫陽。明知病體頹唐甚，何事閒關萬里來？想是神仙厭鄉土，特教玉骨葬蓬萊。幾度蓬門歌小車，揮毫同習上清書。而今難字從誰問，旅櫬灰停一寸餘。半年湯藥滯天涯，腰瘦何人報沈家。少婦昨宵家信到，催君迎看帝城花。」

錢塘洪昉思昇相國黃文僖公機之女孫壻也。人